

宣传战史

[日] 池田德真著



宣 传 战 史

〔日〕池田德真 著

朴世侯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宣传战史
中公新书601
©1981年
癸止检印

昭和56年 1月15日印刷
昭和56年 1月25日发行
著 者 池田德真
发行者 高 梨 茂
发行所中央公论社

这本书是根据日本中央公论社发行的《宣传战史》
译出。作者池田德真

宣 传 战 史

〔日〕池田德真 著
朴世侯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75印张 114,000字
1984年5月第一版 1984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300册
统一书号：7203·060 定价：0.50元

责任编辑：李清芳

所谓宣传，就是为向别人施加影响，而陈
述事物。

——引自“克尔之家的秘密”

目 录

第一章 外务省的广播收听室

朗达之行·····	(1)
广播收听室的勃兴·····	(4)
“敝之馆”的来龙去脉·····	(15)
收听美国的对国内广播·····	(23)
对敌宣传的三本名著·····	(32)

第二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对敌宣传

战争初期的宣传·····	(36)
法国的宣传·····	(38)
德国的宣传·····	(47)
英国的宣传·····	(52)

第三章 对敌宣传的教科书

《不依靠武器的世界大战》·····	(67)
《这也是武士吗》·····	(68)
《克尔之家的秘密》·····	(79)
《对敌广播宣传原理》一书的启发·····	(86)

第四章 各国对战时宣传的态度

德国是理论派·····	(88)
-------------	------

法国是平时派·····	(90)
美国是报道派·····	(93)
英国是谋略派·····	(96)
苏联是英国的亚流·····	(98)
适合搞对敌宣传的人·····	(101)

第五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对敌宣传

各国的广播宣传战·····	(108)
德国电影《克鲁格伯伯》·····	(117)
美国制作的日语报纸和传单·····	(119)
英国的杰作《军营报》·····	(122)
平时激烈的宣传战·····	(126)
毁灭欧洲托拉斯·····	(131)

附录：《对敌广播宣传原理》

后 记

译 后 记

第一章 外务省的广播收听室

朗达之行

那是在昭和十一年（1936年）的初夏。当时，我曾到失业者之多在英国名列前茅的、位于威尔土地方的煤矿城市朗达去旅行，在那里住了一夜（该城在加的夫西北方向三十公里处）。我们一行包括：在日本大使馆给吉田茂大使当秘书的千叶皓（二十七岁）、大使馆馆员弘岛昌（三十一岁）、四月十日刚到任并在伯明翰进修的候补外交官桦山资英（二十九岁）、与前者差不多同时到伦敦来任职的武官室陆军大尉久门有文（三十三岁）、再加上向导兼司机的我，一共五个人。

在这前一年，我曾在牛津大学的贝里约学院上过课，专攻《旧约全书》。这个学院的院长A·L·林赛先生及其夫人埃里卡女士是热心的社会主义者，一直在资助朗达的三十三个失业者俱乐部。我向他提出，想去看一看这个地方。他非常高兴，表示愿做介绍人。所以，在昭和十年（1935年）秋天，我就和在牛津大学新立学院学习的挚友安川真（在莱特

岛阵亡)一起,到朗达去了一趟。我们在失业者每周交两便士会费的失业者俱乐部里住了一夜,还参观了矿井。

林赛院长跟我说过,这次举行大选时,在朗达,社会党得票一万六千张,共产党得票一万二千张,而保守党竟然几乎没有得票。转过年,当我在伦敦有一次向干叶君提起这件事以后,他们也产生了想到那里去看一看的强烈愿望。于是,在昭和十一年(1936年)六月的一天,除了桦山君外的四个人,坐上弘岛君自己那辆半旧的汽车,从伦敦出发了。

这辆汽车真是古怪玩艺儿,按动前进的车杆的低档,车却在中途停下来了;以为可以开车了,然而,车不是前进,而是后退。我刚开车的时候,想把车从车库里开出来,谁知车竟突然后退,差一点撞到后面的墙上。只好慢慢地按动车杆,挂低档后,车才正常地往前驶了。弘岛君上当受骗买了这辆有毛病的车,而他自己又不会开,就让我来开。

我们的车,从牛津附近经过,然后到达格格斯特市。事先约好的桦山君,已经从伯明翰来到这里,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大教堂门口等着我们。这一天,我和他是第一次见面,自然要互相寒暄一番。由于见到了他,我的一生才起了很大的变化,这是当时连想也想不到的事。

当天,天气很好,也不那么热,我们乘的汽车穿过树木稀少的丘陵和山涧,向威尔士地方驶去。

如何通过观察英国的社会现状,想想日本的将来,关于这个问题,久门陆军大尉和干叶外交官以及我,在汽车里争论了起来。这位陆军士官学校第三十六期的高才生说:“倘

若象英国那样致力于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是会削弱国民的斗志，进而使国家衰亡的。因此，决不能干把日本国民的生活水平提得比现在更高的蠢事。”他的这种论调，与德川家康（译者注：1542年——1616年，德川幕府第一代将军。1603年在江户〔现东京〕创立了幕府，建立了幕藩体制）如出一辙。对此，千叶君和我都表示，关于这个论点，前半截正确与否姑且不论，所谓日本人的生活水平不应再提高云云，是难于苟同的，我发表了这样的主张：“久门的论点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在过去的三百五十年中，英国在世界上实现了史无前例的繁荣。尽管这样，英国的富翁们却能在个人生活的一切方面注意克制奢侈。现在，英国虽然已出现衰弱的征兆，但日本同英国比较起来，在经济力量等方面还是差得相当远。日本人现在正为了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而积极劳动，我认为就应当这样干。”

这场围绕着“贫者必胜”的争论，继续进行了一段时间。到达失业者俱乐部以后，我们连酒都没喝，又一直争论到半夜。话说得逐渐粗鲁起来的时候，久门君冲着我：“你这个家伙，讲的都是违心之论！”我也反唇相讥：“你是仅仅从陆军的角度看社会的，立论偏颇。”这场争论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双方都在忧虑着日本的前途。对年轻的时候这样激烈争论问题的旅行，现在回想起来，也是值得怀念的。

听说，攻克新加坡之战的航空参谋是久门中校，地面军的参谋是与他同期毕业的辻政信中校。久门中校于昭和十七年（1942年）十月六日为执行联络任务而乘飞机去阿图岛后，

下落不明。弘岛君是在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即昭和二十一年（1946年）八月的一天傍晚，穿着睡衣走出在东京原宿的自己的家，到外面散步时失踪的。由于找不出他会自杀的任何理由和迹象，所以，在外务省任职、跟他同期毕业的平泽和重君笑着说：“弘岛君曾在莫斯科工作过，说不定会突然出现在莫斯科。”但直到今天为止，他终究未曾出现。还有一位桦山君，他是在战争结束后过了一年半，因患癌症而死亡，时年三十九岁。在他们之后继续活着的只剩下千叶和我，距那时已过了三十四年了。所以，我们每次相见，都爱谈起朗达旅行的事。

广播收听室的勃兴

太平洋战争开始后过了十个月，昭和十七年（1942年）十月九日，我乘交换船——镰仓号，和河相达夫公使一起回到横浜。

因为我赴日本国驻澳大利亚公使馆担任文化宣传方面的工作，是桦山君推荐的，所以，回国后的第二天，我就到他任职的外务省广播收听室去问候他。他高兴地说：“你回来的正是时候，就在广播收听室工作吧。”于是，给我办好了手续，我马上又有工作了。然而，这个地方和在澳大利亚所度过的悠闲的监禁生活截然不同，它虽在日本却距离敌国最近、靠电波来收集情报的宣传战的最前线。在这里，从早到晚，敌、友和中立国等世界各国的短波广播，接连不断地闻

进来。收听这些短波广播，然后编写出版英文版《短波新闻》的工作，已经上了轨道，约有五十名工作人员昼夜繁忙地工作着。

其中直接参加收听短波工作的，由于出入频繁，无法准确地说出人数，大约有四十名吧。这些人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约有二十名，他们都是外务省设立的为在海外出生的日侨第二代（译者注：指在外国主要是在美国出生、已取得外国公民权的日本移民的子女）进行教育的学校——“敝之馆”的第一期毕业生和第二期毕业生（后面还将就此详述）；另一部分，那二十人则是在外国出生或在外长成的日本人，当时他们一边在东京的通讯社、报社等部门工作，一边自己来这里搞业余劳动赚钱。每个人都按各自分担的外国电台的广播时间来上班，听完广播，把收听内容用打字机打出来，就可以下班了。这项工作，由于时差的关系，从傍晚到深夜这段时间，工作量最多。

广播收听室收听外语短波广播的人，按语种分，最多的是英语，约占百分之九十八。其他语种为法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都是补充性的。因为收听效果好而经常收听的广播电台如下：

英国广播公司（BBC）（伦敦·英国）

纽约广播（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市·美国）

美国之音（VOA）（旧金山·美国）

澳大利亚广播（墨尔本·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广播委员会（ABC）（悉尼及堪培拉·澳大利

亚)

新德里广播 (印度)

卡拉奇广播 (印度、现在是巴基斯坦)

重庆广播 (中国)

西贡广播 (法语和英语、法属印度支那, 现在是越南的
胡志明市)

安卡拉广播 (土耳其)

莫斯科广播 (苏联)

柏林广播 (英语和德语、德国)

利奥波德维尔广播 (英语, 自由比利时广播, 比属非
洲, 现在是扎伊尔首都金沙萨)

布拉柴维尔广播 (英语、自由法国广播, 法属非洲, 现
在是刚果的首都)

布宜诺斯艾利斯广播 (西班牙语·阿根廷)

里约热内卢广播 (葡萄牙语·巴西)

英国的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的新闻一般比其他电台来得快, 在战争中重要的新闻常常是BBC首先播出的。同时, 美国的美国之音也不亚于英国广播公司, 是重要的新闻来源。这个“美国之音”的本部, 是在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 仅用三十五天时间, 为了统一美国的战时报道而在华盛顿创立的。作为“美国之音”, 它是通过美国各地的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广播。广播收听室里监听的“美国之音”, 主要是KGEI, 即旧金山广播电台。它设在昭和二十六年 (1951年) 九月八日对日和约签字时日本全权代表一行住宿过的马

克·霍普金斯饭店。

另外，在太平洋战争中，敌方对日广播大约有十四个，这些广播主要由参谋本部的广播收听室里收听。而外务省的广播收听室，从昭和十七年（1942年）三月到战争结束为止，只收听了在旧金山广播电台英语广播中同时播送的日语广播。负责收听这项日语广播的是桦山君和矢部宽而。他俩从前就认识，矢部宽而比桦山君大六岁，是一桥高等商业学校毕业的。他白天在保险公司工作，从傍晚开始来到广播收听室，收听日语的新闻和解说，作记录，然后摘要上报。

所谓短波广播，正因为它要发射到高空以后再通过电离层反射回来，所以总是变化无常，不论距离电台远还是近，有时收听效果非常好，有时就听不见。关于这个问题，桦山君给我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成立广播收听室没多久，一个称作“布拉扎比尔”（意为兄弟大厦）的广播电台，好象就是附近国家的广播电台似的，听得非常清楚。它被误认为是“兄弟城市”的广播，但桦山君不知道世界上有这样名称的城市，于是，走遍外务省的各个部门去打听，这个城市是不是在北美洲？或者在南美洲？在欧洲？结果谁都不知道。这样持续了一个星期，好不容易才知道它是在非洲。它正确的发音应为布拉柴维尔，是当时法属刚果总督府所在地，而且它还是戴高乐亡命政权用英语广播的自由法国广播呢。

当时，在广播收听室里，大约有二十台短波收音机。这些收音机并非一般家用式，全部是搞无线电收、发报业务所用的那种，而且所有收音机都是在战争爆发前一年半内，从

美国购回的“敌国制品”，已没有补充的来源。因而，战争开始后立即就在广播收听室外面的土堆上往里挖，用厚厚的钢筋水泥造了半地下的防空洞，把收音机都搬进去，躲在这里进行收听。这个防空洞的面积是一百三十二平方米（四十坪），分成四个房间，还有一条狭窄的走廊。它地处对着外务省左边里头的一角，离它最近的建筑物的第一层就是广播收听室。

在这些收音机当中，当时收听效果最好的，可按顺序排列如下：

Hallierafter—Diiversity两组（一组约使用四十个电子管，两台一组，不能单用一台）。

Hallicraftev—S×28（使用二十一个电子管）两台（不能单用一台）。

Hamm ar Lund—Superpro（使用十九个电子管）五台。

National HRO（使用十五个电子管）三台。

其中，哈利克拉夫特公司制造的“戴华斯蒂”是最新式的，它要用两个不同的天线接在两台收音机上分别接收信号，并能使灵敏度高的那一台自然而然地听清楚。

桦山资英君先后在浦和高中、东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在他考入浦和高中前，曾在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东京工业大学前身）电气系学习。昭和十年（1935年）参加外交官考试，被选中。因此，从昭和十一年（1936年）四月去英国到昭和十五年（1940年）五月从意大利归国为止，一直从事于欧美先进电子学的研究。桦山君回国后被分配到情报部第五科，他

马上建议从美国购进哈利克拉夫特公司、哈马尔特公司制造的最新式的业务用短波收音机。于是，在外务省的命令下，日本外交官每次从美国归国时，都带回业务用短波收音机一、二台。从昭和十六年（1941年）二月间开始到十二月一日成立广播收听室为止，已有了十多台短波收音机。此外，昭和十七年（1942年）八月十九日，从马普托到达横浜港的日美交换船浅间号，据说又最后运来业务用短波收音机两、三台。

但关于这次运来的收音机的台数和型号，我们之中谁都没有准确的记忆。只记得，其中有最新式哈利克拉夫特公司的“戴华斯蒂”收音机一组，是第二批来货。有关人员高兴地打开了包装，但遗憾得很，已在运输途中被损坏，到战争结束为止始终没有用上。

现在大家用的这种录音磁带，是在战后发明的。而在当时，以此为目的而使用的则是美国造的电气录音机。它与爱迪生发明的蜡管唱机的原理相同，是在长十六点五公分、粗六公分、厚一公分的蜡管上，用针把声音刻进去，然后用再生机放音，边听边记，用完后还可以用刷子擦掉，再重复使用的非常原始的东西。这个电气录音机有两种，一种是录音机和再生机分别由两台机器组成的，另一种是一台机器同时却具有这两种作用。这样的机器，桦山君从美国和上海购进一些，又由日本的大公司拨给两台，合起来约有十台，总算勉强够用了。

但是，成问题的是这个机器所使用的蜡管。最初有三百

个，随着收听工作的进展，使用蜡管的数量越来越多，后来就不够用了。虽然可以把用过一次的蜡管剥落下来的粉末溶化后再使用，但这样不仅旧蜡管有损耗，而且新蜡管又沾有灰尘等异物，杂音也会多起来。为此，日本想自己制造蜡管，桦山君曾委托日本胜利唱片公司试作，可是这跟制作唱片的方法毕竟两样，试产品不是过软就是过硬，结果怎么也制造不出适合用于电气录音机的蜡管。直到战争结束之前，虽然没有造出完全合适的蜡管，但由于现有蜡管无论如何也不够用，最后不得不凑合着使用了日本造的蜡管。我在广播收听室里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这个问题是收听海外广播所遇到的最大的困难。要做一番事业，总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难关，我从旁看到桦山君惨淡经营之苦。

收听海外广播的工作，起初隶属外务省情报部第五处，在桦山君领导下进行。但是，从昭和十五年（1940年）十二月六日内阁情报部升格为情报局的时候起，外务省的情报部就被合并到内阁情报局里去了，因而桦山君也被调到内阁情报局调查部第五处了。后来收听工作逐渐获得更大发展，在太平洋战争开始的一个星期以前，即昭和十六年（1941年）十二月一日，正式成立了广播收听室。到我回国的昭和十七年（1942年）十月那个时候，除了从事收听的那批人以外，广播收听室内的事务办公人员有以下十几人：

室长 事务官 桦山资英（三十五岁），昭和二十二年（1947年）三月二日去世。

特约办事员 池田德真（三十八岁）。